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徐用中

椒邱文集卷九

明　何喬新　撰

序

周禮集註序

周禮一書周公致太平之法也非周公之法乃文武之法也非惟文武之法乃堯舜禹湯之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距今數千載其致治之大本大法於今可見者

書與周禮而已書載其道治天下之本也周禮載其法
治天下之具也有志於唐虞三代之盛者舍二書何以
哉秦火之餘書軼其半然諸儒無異論周禮固多錯簡
諸儒論說何其紛然也甚者或以為戰國陰謀之書或
以為漢儒附會之說嗚呼使戰國有是法則為三代矣
使漢儒有是學尚可謂之漢儒哉獨程朱二大儒洞識
聖心之精微以為非聖人不能作然亦論其大旨而已
微詞奥義未及論著殘章斷簡未及考正君子惜之夫

冬官未嘗亡也何必以千金購之胡為以考工記補之至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於六官之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註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邱氏各有考註喬新自幼讀是書沉潛有年以為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叅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訛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為卷不敢淆聖經也叅考諸說附以

臆見作集註以俟後之君子有天下國家者以書之所載立其本以周禮所載措諸用孰謂唐虞三代之盛治不可復哉世謂周禮不可行者以劉歆王安石用之而敗也嗚呼是非聖經之過也彼不識聖心而徒泥其文也唐太宗斟酌蘇綽之制以為建官授田制軍詰禁之法而貞觀之治遠邁兩漢況以聖人之心行聖人之法天下豈有不蒙聖人之澤乎

春秋左傳擷英序

春秋之世先王之澤未息上自王朝下及列國外至戎夷之邦凡發於辭命見於應對者皆燦然成章其氣象雍容而不迫其文詞溫雅而不鄙如錫鑾和鈴周旋交衢之間如藻率鞞鞛陟降明堂之上蓋文武成康之遺化猶有存者而其大夫君子皆習於禮樂之教明於道德之旨故其言語詞章寖寖乎上薄典誥下軼秦漢有緜然矣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觀左氏所述則成周一代之文亦可槩見已予少讀昌黎河東二家

文愛其叙事峻潔擒詞豐潤及讀春秋左氏傳廼知二家之文皆宗左氏如韓之田弘正家廟碑董晉行狀栁之封建論梓人傳玩其詞而察其態度宛然左氏之㮣䕶也予因慨然曰有志學古者左傳不可廢廼日取而讀之挹之而愈深追之而愈不可及宦遊四方他書不暇挾而常與左傳俱葢未嘗一日釋手及奉命飭邊備於代北出入亭障間固不能挾書而擻牘旁午雖有書亦不暇多讀也間者弭節雁門邊烽稍息夙好未忘假

左傳於學宫錄其尤可愛者百餘篇釐為三卷題曰左傳擷英加以批點藏之巾笥以便觀覽庶幾足吾所嗜焉雖然言者心之聲也春秋之世大夫君子有禮樂道德以養其心故其出詞吐氣咸自然之文不得其心而徒操觚染翰以追其跡雖曰逼真亦猶優孟之似叔敖耳是又學古者所當知也

楚辭序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

晁氏所集録而刊定補著者也盖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婉辭逸調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㮣䂓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詞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詞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白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説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

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溪雲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蓋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刪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辨其賦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昭然於天下後世矣子少時得此

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邑
縋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顧
書坊舊本刓缺不可讀嘗欲重刊以惠學者而未能也
及承乏汳臺公暇與僉憲吳君源明論朱子著述偶及
此書因道予所欲為者吳君欣然出家藏善本正其譌
補其缺命工鍥梓以傳既而以書屬予曰書成矣子其
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
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

然嘗聞之孔子之删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皆聖賢之格言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濵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廸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删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宋論序

古之作史評者多矣若遷固之論賛司馬文正公之治鑑蘇文忠公之志林致堂胡公之管見尤所謂傑然者也遷之詞雄健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固之辭奥雅而子奪或盭於公義君子不能無憾焉求其議論英發可以定前古之邪正俟後聖而不惑者惟司馬蘇胡三君子而已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永新劉文安公之宋論其殆度越遷固而無愧於三君子者歟公博極羣書尤

究心史學問讀宋史取其治亂興衰之大者辨其是非
評其得失而著此論凡二十有八篇如論陳橋之變以
為本於太祖之素心論金匱之書以為出於太宗之假
託元符之獲秦璽則謂踵天書之故智金人之逼汴都
則謂兆於靈素之妖言他若引斧斲地之疑屈己和戎
之辨皆先儒所未發真百世不易之至論也公為此書
不輕示人予曩為秋官郎嘗謁公於私第公出示十餘
篇予讀而愛之固求録焉公笑曰此吾未成之書所見

亦多未定之見也姑置之他日書成當以示子公歿其書始出予乃得而細讀之其持論正其予奪公其詞瑰麗而可喜如老將用兵指麾進退動合節制如哲匠運斧橫斜曲直悉中䂓度又如老吏讞獄逮訊論報而未發之還難知之情洞然而莫遁也予知此論可與治鑑志林管見並傳無疑矣後世有續紫陽綱目而稽合諸儒之論者於公此書必多有采焉南臺副都御史淳安胡公謂此書有裨世教而學者多未之見屬按察使洪

公士直刻諸梓洪公乃僦工重刻於閩臺以廣其傳而命予叙之公之履歴都憲呉公序之詳矣予奚庸贅第述此以見宋之是非得失待公之論而定公之論又待胡公洪公而傳也

百將傳續編序

古之言兵者莫詳於孫武凡山林沮澤之形戰守攻圍之法窺敵用間之深謀批抗擣虛之奇略莫不具載於十三篇而漢唐以來為將者用之則勝違之則衂未有

能出其範圍者殆猶醫之有方弈之有譜耶宋東光張預公立取歷代名將用兵制勝有合於孫子者編次為百將傳蓋武之所論者用兵之法而公立所傳者用兵之實二書並行於世誠登壇受鉞者不可廢也頃予祗奉上命出鎮北陲自念累世儒家於行師御衆營壘戰陣之法素未之講大懼無以應變於倉卒迺取公立所編正其訛補其缺治戎之暇輒用而閱之以考古人用兵勝負之迹庶幾緩急不致於僨事已而踰旬注出𤸪

門北過長城西抵黄河徧歴障隧周覽山川每遇老校退卒訪以用兵方畧雖其言人人殊退而考之於武之書往往有合焉武真精於兵者歟傳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是則武之書公立之傳非惟將帥不可廢而儒者亦不可不知也然公立所編起吕尚迄劉詞其餘缺焉讀者病之予乃考五代及宋元史又得王彦章以下四十人芟其浮詞摭其事實以續公立所編本傳有缺者雜取他書以補之於是上下數千年元戎大帥用兵之

迹可以一覽而得矣或曰王者之兵以仁義為本權謀非所尚也自漢迄元稱善用兵者大率權謀有餘仁義不足豈可以為訓哉予以為不然伊尹升陑之師說者謂出其不意也武王牧野之戰說者謂以上智為間也是雖不尚權謀而權謀未嘗不寓於其間彼謂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而卒死於泜上者成安君之謬也權謀亦豈可少哉世之膺閫寄者本之於仁義輔之以權謀平居則以保國而安邉有事則以禁暴而戡亂斯可謂仁

義之兵而無愧伊吕之佐矣

論學繩尺序

論學繩尺凡十卷宋鄉貢進士魏天應編選南渡以降場屋得儁之文而筆峰林子長為之箋釋以遺後學者也元取士以賦易論於是士大夫家藏此書者蓋少至國朝始復宋制以論試士而此書散逸多矣予友僉憲司事游君大昇董學於閩極力搜訪始盡得之正其譌補其缺然後此書復完爰命工刻之而屬予序諸首序

曰議論之文尚矣禹臯之都俞吁咈見於經春秋卿大夫之辭命往來紀於史其論之權輿乎自漢以來賈生之論過秦班彪之論王命而論之名始見夏侯太初之論樂毅劉孝摽之論絶交而論之文益盛唐宋以詞章取士論居其一焉唐人省試諸論蓋不多見其傳於今者惟蘇廷碩之夷齊四皓孰優韓退之之顔子不貳過而已若此書所載則皆南宋科舉之士所作者也予竊評之其才氣俊逸若青冥空曠秋隼孤騫而廹之以風

也其體製古雅若殷彝在庭竹書出冢雖不識者亦知其為寶也其文采縟麗又如洛陽名園而姚黃魏紫濃豔眩目也於戲奇哉其登薦書而甲俊造宜矣予少時從事舉子業先公嘗訓之曰近時場屋論體卑弱當以歐蘇諸論為法乃可以脫凡近而追古雅予因取歐蘇諸論熟讀之間倣其體擬作一二出示同舍生莫不駭且笑之雖予亦不能自信蓋當是時科舉之士未見此書故也今游君惓惓於此以嘉惠後學其用心勤矣是

書一出予知四方之士疾讀而力追之上下馳騁不自踰於法度如工之有繩尺焉而場屋之陋習爲之一變矣凡世之學者本之經史以培其根叅之賈班夏劉以暢其支廓之蘇韓以博其趣旁求之歐蘇諸論以極其變而其法度一本此書庶乎華實相副彬彬可觀豈直科舉之文哉

瓊臺類藁序

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瓊臺丘先生出其平生所作詩

文曰瓊臺類藁者屬予校閲而定其可傳者予讀之數月而後畢因定其灼然可傳者凡若干卷適都憲吳興閔公出鎮兩廣見之歎曰此名世之文也當為刻之以傳於天下後世先生因屬予序之予辭謝不獲已乃敘之曰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精而深則發於文者弘以博唐虞三代之世士君子未有以文名者蓋其人皆深於道其見於文辭皆發其心之所得者也自漢以來世始以文名然皆因其所見以為文而於道無聞焉

故作者多而傳者鮮唐宋之盛以文名世者七家而君子所取者惟韓氏歐陽氏曾氏三家之文而已以其頗得於經而有見於道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出窮經明道而後其文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張似子豈非有得於道故耶先生生嶺海之間又當理學大明之後天分過人況酣六經蒐獵諸史百氏務求所謂道者而體之身宣之文而不苟自其少時科試之文已為同舍生所推服間發於歌詩論議長老見之皆驚歎以

為有作者風弱冠魁鄉選卒業大學所友皆天下賢俊既而登進士第官翰林得盡讀中祕書縣是所學益博其文益不可及先生之文有濂洛之典刑而不失韓歐之矩矱其粹然純正若弘璧琬琰陳於周室其滈然泓深若沅澌酉澧滙於洞庭其雄瑋縟麗若龍盾鳥旟馳騁疆場之間珠槃玉敦周旋壇坫之上嗚呼盛哉非有得於道而能然哉論者謂先生以豪傑之材藴經濟之學使究其用其可傳者不止此也惜夫其文不施於典

誥其詩不著於樂章其學術不見於事業嗚呼元楊之文施於典誥矣相如之詩著於樂章矣荆舒之學見於事業矣然行不副言或播其醜於後視先生立言卓然可傳而不朽果孰得孰失哉是宜閔公欲刻而傳之也先生所論著甚多其大學衍義補藏於祕閣世史正綱傳於學者皆别為卷不在集中

忠義集序

宋有天下三百餘年以仁厚立國以詩書造士以節義

勵士大夫故其士民觀感興起皆知殺身成仁之為美
及其遭罹變故而且亡也死宗廟者有之死社稷者有
之死君上者有之死城郭封疆者亦有之下至山谷之
儒里巷之婦亦皆秉義抱節矢死不辱嗚呼漢唐之末
曷嘗有是哉南豐水村劉先生壎如村劉先生麟瑞生
當宋元之際懼忠臣烈士貞婦湮没而無傳也水村作
十忠補史詩如村作昭忠逸詠皆據其所見聞而錄之
蓋野史之流也其邑人趙秉善合二先生所作為一編

附以汪水雲方虛谷諸君子傷時悼事之什若干首總謂之忠義集是時元有天下諱言宋事諸儒於是集私相傳録而已歴世既久遺老凋謝殆盡後生不知前輩麥秀黍離之悲而是集幾與塵埃蟲鼠共敝於敗篋之間上舍生趙君璽二先生之鄉人也得是集於老農之家讀而悲之乃校補其訛缺特以示予予受而閲之觀文須善對博囉之語謝君直復留夢炎之書為之慨然觀吳楚材答録事之詰朱浚語兵士之詞毛髮洒然恨

不生同其時助其怒罵也觀劉鈗幼兒下拜受藥與王士敏書詩於裾以死自誓又泣然淚落而不能自已也嗚呼三百餘年樂育之效可見於此矣因釐為七卷錄而藏之浙江僉憲王君廷光見之歎曰此集所記多宋史所遺者是不可使其無傳將刻諸梓屬予序之嗟夫忠義人之大節也根於天性具於人心凡立於天地之間而名為人者孰無是性孰無是心哉惟存養不失則其氣浩然一旦遭事之變觸白刃蹈鼎鑊而不懾若此

集所載諸君子是也先正有言讀出師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流淚者其人必不孝予謂讀是集而不咨嗟涕洟者尚可謂之人哉廷光佐外臺風力凜然惓惓欲刻是集而傳之其所契者深矣

唐律羣玉序

詩自風雅騷選之後莫盛於唐選唐詩者數十家惟周伯弜之三體楊伯謙之正音石溪周氏之類編新寧高氏之正聲盛行於時予嘗取四家所選而考之或精而

不博或博而不精讀者不能無憾焉乃即所選拔其尤可喜者得五言律詩一百七十二五言長律四十四七言律詩二百三五言絶句三十七言絶句一百一十四析為十有六卷雨雪之朝風月之夕居閒處獨之時沉潛而玩之從容而諷之若游虞庭而聞戛擊之音若入周廟而觀琬琰之列若登元圃而得蒲穀之質也故命之曰唐律羣玉或曰孔子之删詩子朱子之註騷劉坦之之註選皆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於風化

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已蕩然無復騷選之遺音矣況於風雅之旨乎而子何取於此哉予以為不然夫詩者人之性情也唐之律詩其音響節族雖與古異然其本於性情而有作則一而已讀者因其辭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則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有裨於風化者豈異於風雅騷選哉遂書以冠其篇云

南豐縣志序

國有史郡邑有志其紀載雖殊所係之重一也凡作史

與志者其叙述必有法其是非必以公夫然後可以久傳而不泯況史之所紀必參諸志之所録則志之所係不尤重乎唐宋以來郡邑之圖志多矣然或叙述無法或是非不公往往湮没不傳間有傳者久亦厭觀有由然也弘治七年秋江右藩臬移文所屬郡縣各纂修志書上之會省將删為通志於時郡縣或以冗迫不暇及而付之稍知章句者紀載多有可議坡陁小邑獲録而高大可以奠疆域者遺焉鄉黨所不齒者曲為粉飾而

節烈文章偉然一世之英者不紀甚者索貨幣需酒食
乃立為傳鄙哉斯人眎昔之陳壽魏收尤下矣惟南豐
令巴陵雷侯孟正知其所係之重乃集邑之師儒耆宿
語之曰南豐名邑有曾文定公之文章曾文昭公之剛
大朱光禄之厚德曾悟黄樞之忠義其他名賢碩士未
易縷數紀載其可不謹乎願相與成之乃本舊志考諸
家文集參以里巷紀聞公暇延訪多士親加筆削賦貢
物產丁口頃畝務紀其實吏治得失人才賢否不為虛

美開卷一閱而一邑數千年之故瞭然在目矣侯既繕寫上之藩臬而留其副於縣屬予序之予謂侯真知所重矣他邑茍具文書者能不泚其顙乎侯名頤發身科目其來為邑凡前政之妨民者痛爬梳之興學養士崇禮勵俗修文廟飭廨宇均徭賦一權量歲旱禱雨輒應其可紀者甚多今之良有司也

新刊經籍考序

經籍有裨於世道大矣經以載道人生不可一日而無

者也史以紀事有國有家者亦不可缺也至於子集其言雖有純駁之不同亦皆經史之支流餘裔士大夫不可不知也古昔英君誼辟建藏書之府設校書之官遣求書之使夫豈徒然哉漢晉唐宋之史皆有藝文志然漢志所録者至晉已多散亡矣唐志所録者至宋亦多遺軼矣君子不能不深慨於此鄱陽馬貴與氏宋丞相碧梧先生之子家多縑素學有淵源常著文獻通考以補通典之未備其經籍考尤為精詳予嘗讀之竊謂賢

於前史之藝文志蓋藝文志惟列其卷目而經籍考則載其著述之由辨其純駁之異而先儒之議論附焉閒卷疾讀如登延閣游石渠而閲芸編緗帙之富信乎爲羣書之體要也通考卷帙重大人不易致經籍考自可孤行以資博洽嘗以語一二士友俾鋟而刻之然莫有究心者江西按察司僉事莆陽黄公仲昭奉敕來董學政予雅知其博學而好古因以告之公曰是吾職也當圖成之乃於莅政之暇取國子監本校其訛補其缺繕

寫成編且規措楮板之資付南昌府同知張君汝舟俾刻之張君篤意斯文市名梓僦良匠以成公嘉惠後學之志躬自督視鍥梓既完公以書屬予序之嗟夫讀書考古固格物致知之一端亦所以為誠正脩齊治平之本也然典籍散在天下欲盡得而讀之雖王公大人有不能致而况窮鄉陋巷之士哉有志於學古者得此書而讀之則於古昔典籍雖不見其全書而亦可得其大旨矣是經籍固有裨於世道而馬氏此書又有裨於經

籍也得此書者明牕棐几日閱數卷擷其英摭其華嚌其膏馥反之於身心發之於事業此公所望於學者也博識而已耳多聞而已耳豈公所望哉

平蠻詩稿序

冬官郎中羊城何君宗易從大司空白公自荆襄振旅而歸出其軍中所作五七言律絶長短歌行凡若干首題曰平蠻詩稿屬予序之予讀之其叙師旅之盛則江漢常武之意也其閔征戍之勤則出車杕杜之旨也至

於感寒暑之變遷道室家之怨曠則又采薇東山之遺
風也渢渢乎治世之音盍將軼盛唐追魏晉而上薄騷
雅矣初荆襄羣寇稂兇憑阻四出剽敓以虔劉我民聖天
子赫然震怒遣將徂征而命白公綜理戎政宗易以公
辟居幕府凡奏疏之達於上檄牘之布於下書簡啟劄
之通於羣寮以至軍旅之籌畫芻餉之轉輸與凡叢冗
之務一委之宗易宗易隨事應之畧無留意而其餘力
又及於此非學博而材優者能爾哉及元兇授首而鯨

鯢醜類亦皆雲散而烏没於是宗易乃得從公奏凱而還議者謂荆襄之平雖公與大帥之功而宗易賛畫之勞居多且嘗躬冒矢石督勵將士非徒持文墨議論而已宜有旌寵公亦亟言於朝請加顯擢而有司不察僅增一秩士論咸為不平而宗易澹如也昔裴晋公董師淮西韓退之實從焉張魏公出師關陜劉子羽實在幕下然淮寇之平退之不聞進秩金師之退子羽反以得罪則宗易之增秩視退之子羽不為辜耶然雖增秩與

否不足論也而宗易之勞不可從之無傳故予序其詩並及其謀畫之勞使異時紬金匱石室之書者或有採焉

桂坡稿序

司封主事左君時翊彙次其所作歌行選律詞調箴銘贊賦書奏記序題跋碑銘表誌之文為十卷其為佛老氏作者别為方外稿一卷總題之曰桂坡稿屬予序之時翊故山東叅政訥菴先生之子也自幼穎敏絶人七

歲有能詩聲稍長博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以至百氏之說靡不含其英咀其華而飫其實旣而侍訥菴官游四方浮江踰淮抵京師東遊齊魯南走楚粤所至輒求其俊傑之士與之上下其議論而其所見喬岳長河摩霄漢而盪煙雲者有以發舒其精神豁是其學益博其氣益充其文日新而未已予竊評之其詞氣雍容如藻率鞞鞛陟降明堂之上也其論辨雄偉如龍盾虎韔馳驕轅門之間也其體製古雅又如離磬崇鼎陳列於

清廟之東西也是雖本於問學之功要之其資性有過人者而然也吾盱自宋號稱多士其以文章名世者如直講李公泰伯曾文定公子固與其弟文昭公子開雄詞健筆與歐蘇並驅而爭先數十年來諸老殂謝殆盡雖作者不乏然未有能攀三君子之逸駕者以時翊贊之美學之博苟能服膺韓子所謂無迷其塗無絶其源者而不已焉則其文將駸駸乎上溝古人異時起衰振陋以追蹤三君子者非時翊而誰耶予少時亦嘗有志

於斯及官刑曹日閱訟牘樊樊焉不少暇暮歸輒昏然欲睡豈復能琱琢文章以與作者並騁於翰墨之場哉而時翊自登第以來所歴皆清選益得肆力問學其文之日新也固宜先冡宰與訥菴爲同年友予與時翊通家兄弟也故序其文既致歆慕之私又悼予學之無成云

黄氏流芳集序

廣昌之銀溪黄氏世居焉黄之耆俊曰愈敬者富而樂

施予景泰間嘗出粟千餘石儲之官以備凶年賑貸有司上其事景皇帝降璽書以奬之成化戊子歲荐飢又出米二百五十石以賑貧之事聞朝廷命以章服秩承事郎其家世業儒名卿偉人作為文章以道其美者彬彬焉愈敬嘗慨然曰璽書之藏吾家燦然日星之昭垂吾不敢褻也薦紳先生之詩若文鏘乎玉珮瓊琚之詞吾寶而弃之不敢失也是皆吾黄氏所託以揚芳聲於無窮者也然懼久而散軼無以昭示後裔迺錄所得大

夫君子之作蜀廣州太守雯峯饒先生定其可傳者萃為一編冠以璽書而序記碑銘詩歌次之問訊之書簡又次之遂鋟之梓以傳諸鄉邦以貽諸子若孫曰斯集不朽吾黄氏所藉以不朽乎故題曰黄氏流芳集雯峯既為之序愈敬又以書屬予序之凡黄氏家世之懿衣冠之盛雯峯序之詳矣予何言哉或謂君子率禮迪義修其在我者而已非蘄後世名也愈敬善積於躬恵洽於鄉而義聲達於朝矣胡為汲汲後世名耶士之不朽

者德與功耳言其次也愈敬顧欲因文字以傳不朽何耶予謂不然君子固不急於名然名湮滅而無稱君子以為耻故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太史公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夫德如咎禹功如伊吕斯可以不朽然如咎如禹如伊如吕代有幾人君子欲自見於後世者安得不假文字以傳耶魯兩生雖賢史軼其名世莫知其為誰覃季子之學術連舜賓之行義世固有與之班者然頼河東六一之文人到於今稱

之愈敬惓惓是集其自待重而為圖遠矣遂書之以繼雯峯之說

同年燕集詩序

君子之燕樂非肆情觴豆而已所以講禮文敦交誼而盡懽洽之情也予同年登進士第者三百有五十人其官秋臺者五十餘人自甲戌迄今十有五年之間或遷他官或以喪去職或不幸化為異物五十餘人之中其在者十有一人而已成化戊子春正月上以元夕令節

百官各予假十日員外郎廣信周宗用語凡同年官秋臺者曰吾曹終歲訊鞫不遑燕私今天子幸賜休暇盍相與為會以罄一日之懽乎衆咸以為然期以是月十八日合醵治具於宗用之家至期畢會會者永豐劉寛仁永新劉主敬古嵊謝永清豐城范彥聲南昌熊廸吉華亭王廷玉羊城韓阜民盧陵陳時莊會稽吳文謨曁予與宗用也是會也坐以齒為序尚齒也酒以醉為度極歡也獻酬進退必以禮違禮者輒罰一巨觥崇禮也

歌伐木之詩鼓南薫之調而金縷豔曲檀槽淫響不奏於樽俎之間樂而不失其正也其所謂講禮文敦交誼而盡歡洽之情者歟予在京師者八年公卿貴人酒食伎樂之燕未嘗赴雖寮友之會亦鮮預預焉而樂者莫茲會若也於是諸君子取蘇子卿贈李陵詩願言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之句為韻各賦詩一章以志之而退予為序予因循未暇為又二月而予有福建憲副之命念睽違之有日而茲樂之不可再也迺序之以歸宗用嗟

乎予同年之友亦多矣其有名位稍崇而傲然視同進若途人者亦有乘其顛危從而擠之者彼獨何心哉而予十一人者獨相親厚如此是可以警薄俗矣乃各録一卷藏於家異時湖山千里之外覽斯文而頌諸君子之詩停雲之思殆將悵然不自勝矣

桂坊藁序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四明楊先生出其所著詩賦銘賛序記碑誌論說雜著之文凡若干篇題

曰桂坊稿蓋為太子洗馬時所作也予讀之累旬而後盡乃作而言曰儒者以文章為小技夫豈然哉文者道之英華也得於道者深則其發於文也閎以贍得於道者粹則其發於文也貞以醇譬之木焉道其根本而文其華葉也文不本於道是猶無根之華葉朝榮夕悴乃所謂小技也君子之文豈具然哉三代盛時大道明而王化洽郁郁之文非獨士君子為然衢童里婦肆口而成亦皆典麗靖深有後世能言之士所不及者蓋有所

本也自秦以降雖作者不乏然本於道者蓋鮮矣惟董仲舒韓愈歐陽脩能因文以求道故其所著炳炳焉與六經並傳而不廢及濂洛諸大儒出相與講明道學而後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論者謂周似經程邵張似子非以有本而然耶先生以絶世之資而生當聖明之世其氣充其學正自其少時為科試之文已夐出流輩弱冠遂魁鄉選擢高第載筆蘭臺雠書延閣侍講經幄輔導儲宮歴官三十餘年不離翰苑而所學益博自六經諸

史旁及九流之說靡不探其源綜其要而於所謂道者得之心而體諸身矣故其發於文也本周邵程張之淵源循董韓歐陽之榘矱其法度森嚴如龍虎鳥蛇布列於行陣之間其意度閑雅如朱紘赤舄周旋於殿陛之上其閎深雄放又如彭蠡之晴濤龍門之駭浪渢乎淼乎而不可狎玩也先生所自得者非予所能知然即其文觀之其深且粹矣乎予嘗論近代之文如姚牧菴馬石田皆有志於修辭矣而於道無聞焉許魯齋饒雙峰

皆有志於明道矣而其文未能脱語録之餘習求其華實相副如先生之文者豈可多得哉先生不予鄙爲之序辭不獲命乃述所嘗論者於末簡庶使讀先生之文者有以探其本云

賜閒詩序

襄府左長史會稽韓先生發身賢科累遷今職歷相憲王定王有忠直聲先皇帝知其賢陞四品禄晉階中順大夫年甫六十即求致仕定王奬慰不允居三年又請

定王眷留如初又二年先生年六十有五矣求歸益切定王知不可奪具以其情聞今皇帝特允所請乃得歸休於家或曰先王際盛時相親藩職任雖隆政務甚簡足以頤神延年何必求歸歷相二王有東平之賢無江都之驕先生所言無圓鑿方枘之患又何遽求歸且七十致仕禮也六十有五而致仕無乃太蚤乎先生謝曰年至而致仕先王之禮也有疾而解官我朝之制也夫有疾則廢事廢事不去姑以年未至為詞是貪禄而無

恥也吾豈忍捨吾賢藩哉顧恐陷於貪祿無恥耳吾觀古之人有宜歸而不肯歸者蔡元長是也有欲歸而不得歸者范忠宣是也不肯歸者有所溺故卒有嶺南之竄不得歸者有所制亦不免南荒之行是雖忠邪不同其不免後艱一也今吾去畏途而即閑曠坐茂樹之繁陰酌石泉之清泚是聖皇之賜也是得忠宣所不得者也吾老矣惟朝夕誨吾諸子圖惟報稱而已他何知焉於是衆咸以先生之言為然相率賦詩以美之其子方

伯公邦問萃為一卷題曰賜閒本先生之語也問屬予序之予為湖廣布政使時獲與先生接目其貌耳其言已知其為賢矣及觀其急流勇退益信其賢也乃序之以冠諸作先生名弼字盡臣宋丞相魏國忠獻王之十一世孫也

和梅花百詠序

古今名流畯儒之詠梅者多矣而馮海粟之百詠尤為世所傳誦蓋自國風摽梅之篇以降未有盛焉者也予

友天官主事左君時翊嘗讀書桂坡之草堂歲暮雪作啟牕四矚而堂梅盛開清香冷艷混瀁蕑棻吟思浩然因誦海粟之詩而和焉錄為一帙及來京師出以示予俾序之予平生亦有梅癖自居輦轂下不見梅者六載矣忽得時翊之詩讀之恍然如行孤山而徘徊於暗香踈影之中也悠然如游石湖而容與於文穆公之圃也又如醉臥羅浮而聽翠羽之啁嘈也詩之動人一至此哉持以較海粟所詠予不知孰優孰劣也嗟夫梅一卉

木耳然有君子之德焉其花素而不妖君子淡而不厭似之其香遠而益清君子闇而日章類焉吐華於氷雪之際斂實於暄妍之時君子之樂幽雅而遠芬華又有同焉者修潔之士愛之賞之又從而詠歌之蓋有以也時翊頴敏而好學清修而有文脉其所愛可以知其人矣昔海粟之百詠嘗為趙文敏公所稱賞時翊之詩美矣第未遇文敏公顧使予得而讀之豈知言哉豈知言哉姑序之以俟當世之知言如文敏公者

鼓山紀遊詩序

鼓山在福州治城東二十里其氣雄勢秀為附郭諸山冠予與寮友約同遊者屢矣輒為事所奪成化六年春二月辛未監察御史清漳陳君彌旦將之京過福城乃相與遊焉是日陳君肩輿先抵山下寺予從憲使永新劉君叔榮副使四明錢君廷珍淮西潘君景澄僉事羊城康君文瑞泰和康君主一淦川周君守謨視事罷乃行共飯寺中遂登山過圓通庵歷半山亭約五里許乃

至山上寺林樾蒼潤巖壑谽谺眞佳境也茶罷屏騶從遊寺左靈源洞洞有泉出石𠍗據石飲之甘寒可愛又行數百步至天風海濤亭亭額紫陽朱夫子所書也其遺刻在山巔欲往觀之以倦於躋攀不果倘徉久之乃還抵寺出酒共飯寺僧亦汲泉瀹茗以飲客酒酣童子歌雅詞數闋賓主歡甚陳君首賦律詩一章諸君子亦相繼有作薄暮乃歸劉君謂清遊不可數得也命侍史錄諸作刻諸壁間而予為之序遊之又明日盱江何喬

新序

陸廷貴卓行詩序

姑蘇陸君廷貴少嗣父職為武成後衛百夫長謙恭好學無將門子輕儇態其配陳氏名家媛有幽閒之德焉廷貴年四十有七無子陳每欲為買妾廷貴輒峻拒之會廷貴以職務遠出陳遂私買侍兒置其室姱麗異甚及廷貴歸陳戒侍兒盛飾出拜廷貴驚焉以問陳對曰妾薄祜無子故買是俾抱衾裯侍巾櫛庶幾生君之子

以延慶緒於無窮耳廷貴悵然曰天苟祐陸氏不斬其後汝將有子奚用是為欲遣之陳執不可廷貴乃紿曰是尚少姑俟他日因處之别室且屬陳以女䀢之未幾陳有孕明年遂生一子廷貴語陳曰吾有子矣當使是女有歸於是選良家子得太僕少卿張君之族子某治衰奩以嫁焉猶處子也其友陳君顯閧之歎曰廷貴之行豈惟今世之所稀在古人猶以為難也是不可使之無傳乃求當世能言之士賦詩以詠歌之彚成巨帙而

因秋官主事錢君有本請予序其首簡予曰風俗之不古若久矣為夫者妾媵盈室以肆其情為婦者謡詠妬忌以顓其寵此在薦紳之家亦或有不免者况於生長將門者乎有如廷貴以未衰之年而能遠色以嫁其妾陳氏以嗣續之艱而能買妾以侍其夫是皆卓焉寡儔者也熊羆兆祥克有良嗣是蓋天之所賜也嗚呼風俗之不古若久矣孰知乃有賢如廷貴夫婦者耶昔荆國王文公未有子其夫人吳氏為買一妾公見之遽遣之

今觀廷貴之行蓋庶幾於公而陳之事亦無愧夫人者歟予少讀史覽文公夫人之事以為曠千百年不可復見於今乃有之然則廷貴夫婦之賢其可使之無傳歟而陳汲汲於表章其友之善惟恐其無聞非所謂樂道人之善者耶是皆可書也故為之書

同年燕集詩後

成化丙申冬湖南僉憲泰和蕭君彥祥偕其同年在藩臬者七人奉表入賀聖壽其同年在翰苑者念睽違之

久而喜朋簪之盍也相與為醵而治具於修撰羅先生明仲之第邀彥祥暨七人者而觴焉罇罍序陳醴胾芬潔歌風雅之古詞斥箏琵之淫響主賓獻酬怡怡如也酒酣明仲賦律詩一首以道意在席者屬而和之因以為八人贈或道其遭際之盛或美其車服之華或以爵位崇顯為禱或以勛烈光大為勉勤厚之意溢於聲詩之表皆可傳者彥祥萃為一卷持以示予且屬序之嗟夫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而偶同科第耳然自唐以迄

於今士君子之交游於其同年尤加厚焉何哉蓋其進也同道其升也同時意氣相孚道誼相合固非燕游之好者比其加厚也宜矣若翰苑諸君子於八人者旣之以燕好申之以詞章睠昔人爲尤厚焉彼金谷有會矣然溺情伎樂君子惡其侈桃李園有燕矣然沉酣麴蘖君子譏其狂是燕也賓主相輝聲詩繼作歡娛之中不忘警飭之意是所謂樂而不失其正者也豈金谷桃李園屑屑搏俎者可擬哉遂序於末簡

瞻雲詩序

秋官主事淮陽葉君崇禮示予望雲詩一卷曰此朝之大夫君子為吾鄉人蔣仲誠而賦也仲誠負竒而好遊甞泛黄河浮汳渠陸走齊魯燕趙之郊抵京師而縱觀四方之勝以自壯然念其父志端母劉皆蚤世不及養居常盡然痛之旅遊之際見白雲英英升自山谷彌布霄漢或濃或澹或散或合或蜿蜒如虬龍或翔翥如鸞鳳或奔驟如虎兕或旖旎如絳旌羽節之往來或雀嵬

如金觚銅爵之矗峙變態不常可喜可愕輒悵然思親而不能已因求善繪者圖之時一展玩有不勝其慨然者大夫君子賢之比詩之所由作也子幸為序之予惟昔狄文惠公赴并州登太行回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於其下徘徊不能去仲誠之瞻雲非慕文惠之為人耶雖然善學古人者當師其心而不可徒逐其迹夫子路之負米其所以為孝者不在於負米也老萊子之戲綵其所以為孝者不在於戲綵也望雲興歎固文

惠公誠孝之發見然文惠公之所以為孝者豈徒望雲而已哉其行己也方其臨民也仁其立朝大節偉如也此其所以為孝歟不師其心而徒慕其迹則世之臨清溪望白雲者皆可以為文惠公矣仲誠勉之心文惠公之心毋徒託意於望雲而已公之勳業之隆仲誠有未得為者然其立心行己師之則是夫豈難哉荀卿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矧文惠公乎遂書之以冠諸羣什

友松詩序

盧陵有隱君子焉曰劉君世巘世家於邑之滕橋其先世嘗植松一株於所居之傍迨兹餘二百年高且百尺大幾十圍其柯盤錯若屈鐵其根磊砢若怪石其葉翁鬱若垂天之雲君甚愛之日徜徉其下曰吾友在是矣因以友松自命士或疑之曰友者人倫之一也生斯世為斯士友斯人可也松植物耳能與子握手笑語耶能與子銜杯酒接殷勤之歡耶抑能與子相規以過相責以善耶子雖欲友之惡從而友之君笑曰吾豈不欲取

諸人而友哉世降俗漓而友道廢絕久矣膹於消賣於寄相戕賊於耳餘吾求其可友者未得也取諸人而未得舍是松吾安友哉故吾於是松也朝夕對之如對益友焉觀其蒼髯黛色凜乎其不可狎也則思所以潛消吾暴慢之氣觀其霜枝雪幹挺乎其不可撓也則思所以益厲乎貞介之操觀其貫四時而不改越千歲而不衰也則思所以誠吾恒久之心仰焉而睇瞬焉而思其有益於吾之進修多矣松良吾友非特世俗之所謂友

也士大夫聞而高之曰卓哉劉君之志乎於是相率賦詩以歌詠之凡若干首秋官主事陳君時莊君之甥也彙為一編屬予序之予辭不獲命乃述君之所以友松者具言蓋如此君名灝長沙定王發之後也剛介不阿有類於松故命松為友云

鈔塘十景詩後序

新建萬君邦泰世家縣之鈔塘鈔塘距縣治百里許實據山水之勝其先有諱天瑞者由明經舉為閩令始構

書屋以教其族人屢廢輒復今所謂萬坊書屋是也其山則南嶺峙其前鳳岡翼其左虎嶺踞其右而連峰接岫遠在前村與後里者若伏若騖若蟠若踞不可殫狀又有官竈相傳為古陶人埏埴之所其水則泓然而渟滀者為蘇陂錦鱗赬尾游泳其中㶏然而仰出者為石井其泉甘洌有痼疾者飲之輒愈澄波演迤者為欒湖漁人牧豎跳嘯其傍是皆山水之勝處也閩令君十一世孫仲實嘗摘其景物之尤勝者析為八景曰萬坊書

屋南嶺仙峰蘇陂錦鱗石井靈泉前村疊秀後里層巒樂湖漁牧官竈烟霞一時名流韻士相與歌詠以傳焉至邦泰又謂八景固山水之絕者然鳳岡虎嶺近接耳目不可以遺廼益以鳳岡捧月虎嶺屯雲以表其勝間屬善繪者圖之又求能言之士賦焉彙為巨帙大理少卿文江李公既為之序矣邦泰復屬予序其後予惟君子之心澹然無所好而獨不能忘情於山水者豈真為景物役哉觀山益懋於仁觀水益懋於智無非進德之

資也邦泰講業於其所謂書屋者日孜孜焉以探性命道德之懿進德之本在是矣及其倦也息焉游焉仰南嶺之峻極恍如卓爾之見徘徊眺望見山之在前村後里者紆青縈翠應接不暇又若瞻前而忽後也顧鳳岡之騫翥則思卷阿鳴陽之詩覩虎嶺之雄峭則思大易虎變之象玩錦鱗於蘇陂思所以成其文酌靈泉於石井思所以濯其德聽漁歌牧唱於欒湖之上則樂萬物各得其所徜徉官竈之間以觀烟霞舒卷晨夕萬變又

有以見造化之妙而加日新之功是皆所以為進德之資也豈徒性情之適而已哉嗟夫南山崔崔詠於風洛水泱泱歌於雅山水之播諸聲詩尚矣顧予非卜商烏足以序作者之意哉姑道邦泰之所以好者使覽者有考焉邦泰舉鄉貢進士今為懷慶推官云

梅莊八詠序

鄞之東南三十里有地曰梅莊或曰禹廟梅梁嘗飛沉於此故以名或曰是地也梅花成林名之以其產今福

建按察副使錢君廷珍世家焉君嘗謂予曰梅莊之東有宅一區喬木蔚然者吾祖之舊宅也莊之前有田數頃秋穀垂隴望之如黄雲被野吾家之世業也龍山峙其北蒼崖翠巘若翔螭之攫雲馬渚滙其南縈青漾緑若繡縏之遶戶雙渠夾其旁石梁跨之四望蒼然無際三市在其西民居鱗比炊煙瀰若屯雲又其南為横河春雨時潑波萬頃滈然如巨浸其西南為小墅孤阜拔起夕陽晃之霞采爛如金芙蓉吾少讀書於此倦則登

山而遨臨流而釣以覽夫四時景物之變意甚樂之因取其尤勝者析為八景曰龍山拱秀馬渚環清二橋野色三市人煙横河春漲小墅晚霞南畝新禾東塘舊宅以表其勝焉自吾入仕以來累夫事物之自外至者追念舊遊之樂未嘗不思休於此也嘗屬善繪者圖之而求薦紳君子為之歌詠焉子其為吾序之他日歸休於此展圖詠詩而讀子之序瞻遠岫之歸雲其亦足樂也予歎曰士風之不古久矣其處也則急於仕固不知山

水之為樂其出也則忘其歸視舊遊若儆疑然今君有章綬之榮而睠焉湖山之樂是豈常情沉酣於富貴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君年未五十方將攄大猷奮丕績以佐聖天子出治於明堂梅莊之樂予知其未能遽有也異時成功謝事錦衣南歸如歐陽公之居潁上庶乎有此樂矣予不佞將自附於趙康靖訪君東塘之上以周覽八景之勝然後采溪毛烹海錯相與一醉焉亦庶幾潁上之遺風也姑序之以俟

花谿集後序

古之君子志於不朽者知立德立功之未易則銳意於立言自漢以來篇目見於藝文志者無慮數百家然不數世輒澌盡泯滅而無傳方其疲精神勞心思肆意於翰牘之間豈不欲傳於久遠哉然卒至於亡滅豈其學術之不純耶抑其才氣之有所局耶是皆可悲也幸而有賢子孫為之收拾則雖不能傳於天下猶能傳於一家又幸而有知言君子采其一二萃為類編則遂以不

朽矣而世之得此者幾何人哉予讀吳興沈先生之花谿集深有感焉先生諱夢麟在勝國時以明經領鄉薦擢婺源州學正遷武康令元季天下多故遂解官歸隱益肆力於詩文薦紳先生多推許之入國朝以來三校文闈浙又兩同考會試有司嘗以賢良薦徵之辭不起高皇帝知其老不强也年九十而卒平生所作詩文卷帙甚多題曰花谿集者因其舊隱而名之也先生卒後子孫遭罹變故謫戍邊鄙而家集散軼多矣久之其玄

孫清舉進士擢刑部主事因奉使南畿過故鄉訪求遺集得詩文若干首手錄以歸既而清遷江西按察司僉事乃請副使同邑陸公某編次成帙又得副使同郡吳公懷德校其譌舛嘗請大司寇莆陽彭惠安公序之近又請予序予竊評先生學術正材氣優其發於詩文根本義理如宋儒而無其萎弱不振之態筆勢雄偉如元人而無其風沙麤豪之習世有蕭統姚鉉呂伯恭蘇天爵者出而類選國朝之文於此集必見采錄焉先生之不

朽其在此也而清可謂賢子孫矣遂書於其末簡

重刊黃楊集序

錫山華先生彥清在勝國時以詩名於吳中所著黃楊集門人呂緯文鋟梓以傳歲久譌且缺其玄孫守方購得善本正其譌補其缺重刊於家然守方甚重斯集不輕以傳諸人雖子姓宗戚求摹印者亦靳不予守方之族弟烈由進士擢建昌郡推以斯集傳之未廣慮久而湮滅乃捐俸重刊以廣其傳屬予序予惟詩之為言可

以觀風俗察政治有元一代俗漓政厖無足言者而其詩矯宋季之委靡追盛唐之雅麗則有可取者蓋自郝伯常姚公茂鳴於北方而馬伯庸薩天錫諸公繼作楊仲弘范德機倡於江南而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從而和之及其久也上自臺閣名公下至山林逸士外至徼塞部長往往以詩名家雖其間不能無麗豪之譏纖巧之病要之不失為能言之士也先生之詩温麗靜深視當時能言之士蓋相頡頏予嘗攷元詩見於編選者如所

謂皇元風雅元詩體要之類其採取博矣而先生之詩乃遺焉豈非所傳未廣而選者未之見歟此郡推君所以惓惓重刋以傳也斯集既傳吾知世有選元詩者於先生之詩必有採取焉而元之風俗政治亦因可見矣禮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郡推者非所謂明且仁者耶先生諱幼武其别號栖碧蓋取太白詩中語也

一峯羅先生應魁既歿其所與游雯峯先生饒公秉鑑之弟秉元得其詩文遺稿一帙釐為十有二卷附以大夫君子祭誄哀輓之辭因其别號通謂之一峯集刻而傳之雯峯屬予為之序予辭謝不敢當未幾秉元雯峯相繼歿雯峯之子廷贇因予弟喬年申其父叔之請求序益堅予諾之未果為也既而一峯之叔師張授徒予家謂予曰子與一峯最相知何靳一言不序其集使天下後世知其為人予謝曰微子之言吾豈敢忘之顧予

言不足為一峯重延取饒氏所刻讀之盡卷作而言曰一峯之文善矣是理學之所融會也誠心之所昭敷也忠肝義氣之所發見也其垂世傳後必矣歐陽子哭石守道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予序觀其論著本於理學故其文珠瑩玉潔而無駁雜嬉笑之辭發於誠心故其文斥邪翼正而無駕虛肆誕之說出於忠義故其文凜然如秋霜烈日非萎弱乏骨氣者比讀其文者自能知其人奚待予序而後傳也一峰諱倫應魁其字也

世為永豐儒家宋季有諱開禮者為武岡教授舉兵應文信公兵敗執節死一峰其裔也自少力學非五經四書濂洛關閩之説不講而非聖人之書未嘗一接其目動静語黙一以誠為本而致力於司馬公所謂不妄語者朋友有不善引古誼以繩之其人至面頸發赤不顧及以進士對策大廷數陳聖學之本吏治之獘民生之困反復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憲宗皇帝嘉之擢魁天下以為翰林院修撰未數月以言事忤旨出為福建

市舶提舉尋召還復職改南京翰林院僅閱歲以疾求
歸四方來學者恒數百人嗚呼一峯所學純以誠所存
所行剛且大其文之不易及也宜哉所著周易傳中庸
解禮記集註皆别為卷不在集中

椒邱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徐用中

椒邱文集卷十

明　何喬新　撰

序

送蔡君文瑞赴弘農衛幕序

弘農為衛介乎河陜之間國家既設萬夫帥統熊羆貔虎之士以鎮之又擇士之諳練治體者以典其幕府之政蓋以其地當關河之衝故也成化乙酉秋七月予友

蔡君文瑞由胄監之秀擢弘農簿經歷凡知文瑞者相與歎曰文瑞以和厚之質而有閫敏之材大之可守一郡次之可典一州下猶當宰百里之邑焉今捨所宜處而宅之戎幕殆猶羈盜驥以負薪持湛盧以芟麥無乃非其任耶予曰士之才者無職不宜為為之輒有赫赫名未有宜於大而不宜於小者也盜驥雖不可以負薪然用之負薪未必不勝湛盧雖不可以芟麥然用之芟麥未必不利負州郡之具者雖不可屈之典幕然使用

典幕亦未嘗不理焉且二三子以幕職為卑且冗耶夫一衞之政凡章奏之達於上檄牘之施於下書疏之交於鄰與夫號令之宣布簿書之勾稽芻糧之出納韉靮鞅靽之具藁秸稭薪之需凡政之有關於衞者皆典幕者所當為非資之和厚者不足以撫衆也非材之閎敏者不足以舉職也孰謂其卑且冗耶由宋以前幕屬皆出於主帥之辟故士流輕之至我國家凡幕屬一出於朝廷之命而又鑄印授之事得專達白主帥以降皆與

抗禮莫敢以勢位加焉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文瑞所處又當關河之衝今之往也其尚盡心所職以佐其師俾紀律明而疆圉固大山長谷之間無烽燧鐃鼙之警異時吾見主帥有飛剡而薦之者矣戎士有遮道而留之者矣盜驪豈淹於負薪湛盧豈終於芟薙哉起幕僚而陟華要蓋有日矣昔吾鄉先達憲副王公初由太學生擢衛經歷廉剛周慎主帥敬而憚之太宗皇帝聞其名徵拜監察御史不數年超佐外臺此吾鄉邦故事也

曾謂文瑞他日不爾耶予與文瑞交誼最篤於其行也序以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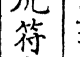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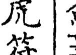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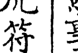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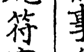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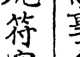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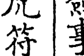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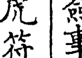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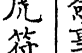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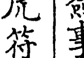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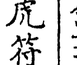
送廣西僉憲武君赴任序

聖天子誕膺駿命之明年天下藩臬暨郡縣有司率職來朝上念百司舉職者鮮無以保乂我受民廼詔吏部暨憲臺嚴加考察職業不修者已之貪黷無恥者謫之所黜凡五十餘人爰命九卿各舉其才且賢者以補之又命二三大臣論材德以定其位焉於是大司寇陸公

以刑部員外郎樂安武君廣淵薦遂拜廣西按察司僉事命下之日士論譁然以謂廉慎如廣淵諳練政體如廣淵行行焉不可撓以私如廣淵求諸列御所薦之中如廣淵者蓋不多見使循資而進尤當為方岳之佐也今舍所當得而位之憲僚之末又處之五嶺炎蒸之域是獨何哉司政柄者雖家置一喙亦安能自說哉或解之曰不然廣淵之才且賢孚於輿論也久矣大臣宰相以明揚士類為職者也顧獨不知廣淵耶今之占小善

名一藝者卒寵以美官處之善地彼顧靳於廣淵耶顧廣右之民彫弊極矣凡吏於茲土者小則為蠹為蝱大則為封豕為猰㺄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自棄於盜賊泝其流而尋其源司風紀者蓋不能無過焉使得才且賢如廣淵者往飭憲度吾知貪墨吏聞風解印綬而遁去憑恃谿壑者且將相率投戈請命矣是則置廣淵於茲者蓋深知廣淵也是則謂屈一人以信一方也是則謂為官擇人非為人擇官也諸君子何異

哉或以二說質於予予莫能決其然與否也雖然大臣宰相之用舍是耶非耶可㫖耶可譽耶廣淵何與焉廣淵知懋厥職而已先之以秋霜烈日之威繼之以和風甘雨之仁使蛟鼉逝而寒潭清稂莠耨而嘉穀遂上以寬聖天子南顧之憂下以副大司寇推轂之意斯可已他尚何議焉廣淵將行僉謂予與廣淵同薦於鄉同登進士第同為司寇屬相知最深且厚儆言以贈其行予不敢辭也因書以贈之


贈叅將劉公廷佐序

薊門距京師僅數舍去敵境不百里實畿甸之要地也故朝廷嘗命大帥統熊羆貔虎之士以鎮其地焉今叅將劉公廷佐始由萬夫長擢都指揮使典戎於薊公之在鎮其馭下也嚴其賞罰也信其臨機決策也果而又好賢禮士恒若不及能聲益著先皇帝嘉之以公署都督僉事叅綜戎政今天子即位遂拜為真錫之旌節佩之虎符寵命焜燿公益感勵圖惟報稱秋官主事錢君

有本邸君時雍素與公善屬予言以為公贈予書生也軍旅非其所習其言何足以增益於公哉矧公以沈謀英略作鎮北陲圖形麟閣銘功虎彝乃其所優為者亦奚俟予之言耶然予聞之北敵為中國患其來也久周之玁狁漢之匈奴唐之吐蕃以至五代中國之廢立由契丹矣宋氏不匡迄于明興而後陰山之北羣帥往往來獻馱馬歲時不絕北鄙晏然固非前世之比然而豺狼不噬不可弛其閑也鷹隼不摶不可撤其羅也公典

分閫之寄總數十萬之師詎可以戎狄賓服而弛其備禦之固哉其尚蒐軍實飭武備以待之彼款塞來降則綏之以德狡焉或啟戎心則震之以威俾刁斗不鳴烽燧無警屹若長城而國家無北顧之憂夫然後可以建勳名荅寵命矣古之語名將者必曰漢之衛霍唐之英衛公果能此則衛霍英衛豈得專美於古哉此公之職而亦有本時雍之所望於公者也公尚勉之異時功成凱還必將有能言之士作為鐃歌獻之清廟以頌聖朝

之宏休以揚公之偉績以與六月之雅烝然之銘同垂於罔極焉公其勉之予庶幾見之

送陳廷器東歸序

遼陽為國之東匯醫閭之山葱翠摩天鴨緑之水灝淼滉漾與海相若其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故士生於其間者敏而好學秀而有文習詩書道禮義鄒魯之士或愧焉我國家文化洽於遐邇遼陽之士登巍科躋顯仕者繼踵於時予之所識若冬官員外郎周君子建地官

主事顧君宜用秋官主事邱君時雍監察御史胡君以
道皆遼士之傑然者也而後來之秀又有若陳君廷器
者焉廷器家本臨川而有戎籍於遼陽之塔山自少穎
敏好學嘗負笈至京就時雍以質所疑已而東歸益自
淬礪久之胸中充然發諸詞章縟麗而雄放若春花翹
英而晴波出峽也成化乙酉秋廷器赴山東省試與鄒
魯之士角其長撤棘之日名在前列東書歸待春試道
京師而東凡遼陽之士在朝者莫不榮之屬予言以贈

其行嗟夫以科目取士非古也然上之用人以科目為重下之進身以科目為榮是何取於科目也亦曰古之豪傑之士率由是而進耳士之為豪傑者無他讀孔孟之書志堯舜之道蘊之於身而為德行措之於政而為功烈宣之於言而為文章此所以為豪傑也此上之所以重也此下之所以榮也建鄖登名鄉書其才有過人者繼自今策名春官對揚休命以與二三君子躋華膴要有日矣尚毋以得一第自多而以古之豪傑自勉凡

所以修諸身措諸政宣諸言者求無愧於古之豪傑焉異時英聲茂績炳焉赫焉使遼陽之士瞻望歎羨曰吾鄉閭鴨緑之間士之秀出者有如此斯廷為邦家之重里閭之榮矣不然記誦而已矣詞藻而已矣題金榜宴瓊林而已矣於以誇里閈駭童愚則可矣惡在其重且榮哉

送進士陳君出宰寶坻序

淮陰陳君德光繇明經登進士高第以選試政於御史

臺尋出知寶坻縣事命下之日有為德光惜者曰國家於進士之選甚重也試於鄉上於春官策之於天子之廷而後授之以政焉其嚴且重如此故得人之盛非他途所及况如德光者其文雅可以位侍從其法律可以任廷尉其通敏可以備列卿之屬授之京秩俾出入朝著夫豈不可顧捨所宜處而置之一縣是何選之重而用之輕耶予曰為此說者是知進士之重而未知縣令之尤重也夫縣令七品官耳然民之休戚治之隆替罔

不繇之故有國家者重焉古之諸侯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今之縣小者百里大者數倍戶少者猶不下萬家而令為一縣之長尊之則曰師師親之則曰父母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國家重進士而尤重縣令故德光有寶抵之擢葢將以培邦本而為太平之基者也夫豈擯而外之之謂哉雖然進士之選縣令職誠重矣為德光者盡思所以自重乎夫自他途進者或墨以敗官或怠以荒政人將起之曰彼固不由科目進者

也以進士為縣令而乃翫時月甘卑瑣碌碌無稱人將靳之曰名進士之為政如斯而已乎是徒能摘花蕊寫雲煙徼利祿而已嗚呼可不勉哉德光之往其尚殫乃心竭乃操以修乃治以康乂乃民俾循良之政上追游路下睞卓魯異時觀風之使按行所部入其疆而疆畝修治無蕪穢者察其治而政清刑簡無隳斁者問其俗而民恥媮薄崇篤厚無或盭於理者詢其令則曰是進士陳君嘗試政憲臺者也予知其歆豔咨嗟將益重進

士而無已矣薦剡上聞增秩賜金舍子而誰哉德光將行其同升諸君子徵言於予故書以贈之

送僉憲李君繼之赴貴州序

古之君子非取友之難得而知心之難得孟子亞聖也遑遑列國莫或知其心者至其門弟子所願亦止管晏而已韓子大儒也効於紳沮於鎛謗於逢吉其知之者不過謂其好古能文章而已嗚呼知心之難其難若是耶予性剛簡自居鄉校時不敢妄與人友人厭予之迂

也亦莫肯與之友者曁來京師所與往還者不為無人求其知心者迄未遇焉嘗竊慨歎以為世之人莫吾知心矣起予輿於鄒嶧拈退之於河陽庶其知吾心乎及得豐城李君繼之乃知世固有知吾心者特吾未之遇耳始予與繼之同登進士第見其在衆侃侃不詭隨而苟合譬諸羣葩穠麗而松栢挺然蒼寒於其間予固已賢之及見繼之西使關陜東使齊魯皆以廉介稱他使者或捆載而歸而繼之行槖蕭然如未嘗有禄位者予

益信其賢以為庶幾知吾心而可與之友乎既而予為
秋官員外郎適繼之為主事朝夕聯事見繼之直而不
訐剛而不暴廉而不矯凡所行不見其非吾愛也予性
過剛所為多戾於中者繼之每正色規之予或有規於
繼之繼之亦不為忤也間謂予曰世之知子者鮮矣子
之布衣蔬食人以子為矯也子之簡默自守人以子為
傲也予然後知繼之果知心者也嗟夫孟子韓子終其
身不得知心者而予得繼之焉何其幸耶乃者繼之以

少司寇董公薦拜貴州按察司僉事同官皆為之喜而予獨悵然者累曰夫繼之繇司寇屬出佐外臺利澤及於人者將益以博勛烈著於時者將益以盛其喜宜也顧繼之去予而南也善孰予告過孰予規人之訕我者孰予辯也能不悵然耶雖然喜之者衆人之公心也悵然者予一己之私情也繼之其懋建厥績以大展其平居所自負者異時名垂竹帛功銘彝卣使予聞之將詫於人曰吾知心之友所就有如此者則今之悵然者且

將爲欣然者矣繼之勉乎哉繼之將行其同鄉君子徵言爲贈予不能言也而不能不言也故述予與繼之相知者以贈之

送大尹胡君永清復任詩序

成化元年冬廵按河南監察御史臣敔言開封諸縣杞爲大延者杞令不職政厖賦擾民用弗靖而儀封令胡澄治有異效乞移澄治杞以綏疲民制曰可儀封之民聞之咨嗟涕洟如失其所以生者相率扶老攜幼頓首

闕下乞留澄者千餘人天子不忍奪乃歸澄儀封以終其惠澄字永清山東堂邑人由進士擢令儀封其在官僅再閱歲耳明年夏六月永清考滿至京天官校其治行為諸縣最俾復舊職凡儀封之仕於朝者與其同年諸君子相率為歌詩以送之而屬予序諸首予曰永清為政何如何其得民之深也曰永清之為令也其持己廉其御下恕其為政公以勤民有爭訟者立斷於前不以屬吏而猾胥無所售其奸閭右恃勢以病民者痛剪

刈之無少貸而元奸宿豪罔敢肆先是民苦苛政逋竄他邑者甚衆至是自歸復業者九百餘戶永清教之樹畜貸之牛種寬其征繇民皆安堵又什伍其民如古鄉黨之法使之以義相周男女不能昏者助之財死不能塟者助之措民俗益趨於厚境内者民八九十歲者去縣或百里每月吉輒詣縣上謁問之則曰前令時吏胥下鄉徵求百端吾民蕩焉喪其樂生之心自侯下車以來吏胥不復下鄉不意垂老被此惠政故自扶拜謁耳

其得民心如此予歎曰循吏無聞於世久矣吏如永清非所謂循吏乎昔者杜祁公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使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予嘗嘆今之為吏不復有得民心如祁公者乃今於永清見之夫令者民之父母民者國之基本令賢則民安民安則本固曩者兩廣寇擾荆襄叛亂淮東西數千里飢殍流亡為九重憂推其所以然蓋由守令非其人故也嗚呼安得如

永清者千百人分布郡縣以惠綏元元哉古之循吏有興政者往往播之聲詩而太史氏又為之作傳以為世勸予故詳述永清之政以冠諸作之首使後之作循吏傳者讀予之序頌諸君子之詩庶幾有徵焉

送教諭劉君之桐廬序

臨江劉君本淵嘗典教於齊以喪去職服闋改嚴之桐廬教諭進士俞君益之屬予言以贈其行曰劉君所欲得也嗟乎劉君何取予之言哉謂予從大夫之後姑欲

得一言以為重耶今之冠冕服𪗋而立乎朝者濟濟然若予之孱遲即署其言固不足為軒輕也謂予嘗從事言語詞章耶今之儒學宗工希班馬而追屈宋者所在森立若予之朴鈍枯朽固不足與名流並騁也劉君何取予之言哉益之曰劉君欲得子之言者非他以子能直以告人冀得一言以自勵耳予曰是則有之然予嘗直以告人或媒怨而名怒者有之矣劉君顧有取焉予請直言今之為教之弊以為劉君贈夫道之在天下者

存夫人則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見於用則為禮樂刑政數制事為之具載於文則為易書詩禮春秋之經主宰斯道者君與相也明斯道以淑諸人者師儒也故師儒者位雖卑祿雖薄其責任之重則與君相等世之坐絳帳而臨青衿者大率以師自命問其官則曰師儒也問其教則曰科舉之業也問其功則曰科貢無乏而免有司之譏誚也嗚呼明道而淑諸人者其責任如斯而已耶人材風俗之所以衰且弊職此耳桐廬

名邑俊彦所生猶名材之産於鄧林焉若杞梓若楩楠若魄𣑻豫章之屬羅生其間苟得賢師以培之植之異時干霄聳壑棟明堂而柱清廟者詎可一二計哉劉君往矣明道而淑諸人邑之俊彦所望也由今之獎以求免有司之鐫誚而於道無明焉豈其所望哉以是爲劉君贈可乎益之曰唯唯遂書以贈之

送李先生典教安陽序

新會李君勉恕學博而行美弱冠應粤省鄉試主司得

其文巽之置諸高等會試中乙榜進士擢安陽教諭將行秋官員外劉君宗瀾偕同鄉之士往餞之且屬予言以為李君贈夫韋布之士一旦釋褐坐講堂之上衿佩森如北面環立而質所疑師儒之職亦榮矣雖然能盡師儒之道乃不失其所以榮不然其榮也秖見其辱也昔錢思公有言自宰相以至百執事皆可以他材為之惟翰林學士非有文學者不可為也嗚呼豈惟學士哉師儒所係尤重可以他材為之乎非學問之該洽不足

以應人之求也非制行之峻卓不足以為人之範也兼是二者無缺焉其於師道庶乎無愧矣一有未至雖欲抗顔以為人師彼雖貌事之而心實藐之惡在其為榮也古之以師道稱者多矣若文中子講道河汾而王珪魏徵之徒北面而問道胡翼之教授湖蘇而錢藻范純仁之徒皆出於其門二子之所以為教者詞章云乎哉蓋必有其道矣故距今數百年聞其名道其事者景仰之不置其榮也蓋如此李君以碩學粹行舉於鄉選於

有司固宜為人師者而安陽之士亦皆明睿而好學夫以明睿之才而得宜為人師者以教之異時必有如王魏錢范者出焉蜚英聲垂茂實以建勛庸於國家後世推其師友淵源所自則李君之榮名將與文中子胡翼之儷美於無窮豈榮於一時而已哉此宗灝與安陽諸君子之所望也故書以為李君贈

送方伯李公赴江西序

成化十有二年冬十月詔以河南參政隆慶李公文盛

為江西布政使邸報至汳凡官於汳者莫不豔公之榮陟大藩而又喜江右士民將沐其休澤也公治裝將行同官諸君子屬予言以贈予惟公敭歷中外二十餘年凡政理之得失民情之隱伏與凡所以變通消息之宜閱歷多而諳練熟矣予奚言雖然公方敷政化於江右予江右人也請言吾邦之山川風俗以為公新政之助可乎蓋江右之域彭蠡之滙禹貢記之匡廬之勝詩人詠焉其生齒之夥賦財之殷實東南一都會也人喜學

閩故其君子敦潔而有文俗恥險詐故其小人質直而務義民多土著故椎埋盜敚之奸無所容於其間地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災鮮財賦甲於諸藩而時輸歲貢者未嘗愆期以累其官長當正統景泰之際環江右之境若閩若浙若廣相煽繼變而此邦晏然無烽燧鐃鼙之警是雖賢牧伯撫循之功而風俗之淳亦可見矣近時為方伯者往往以民訟紛沓為言以予察之蓋亦令長之聽不當其心故耳有能當其心者公庭終歲闃然

寧至於曉曉以煩牧伯之聽耶故予嘗論諸藩民俗惟江右為最淳而政化之敷亦惟江右為最易也自昔莅吾邦者多名公偉人若冢宰邢臺崔公戶部侍郎莆田翁公刑部侍郎天台林公副都御史天台夏公皆嘗布政於江右不數年休聞赫然光膺寵命位登臺閣考其所以為治者亦惟能因民俗之淳而舉措克當其心焉耳李公發身進士莅歷夏官屬剛介之操聞於朝著及佐蜀汳二藩益燁然有賢聲今往莅吾邦也必能察吾

民之淳而政化有以大慰其心焉異時翼軫之分氛祲潛消湖山之間民物康阜休聲上達天寵㳺加將與崔翁林夏諸公繼踵而登朝矣豈久淹南服者哉

送樂安侯大尹序

淮陽侯君志學由上舍生擢撫州樂安大尹將行考功郎中楊君子穡秋官大夫謝君維章曁凡撫之士官於朝者相率載肉崇酒追餞於都門之外且徵予言以為君贈予將何言哉將告之以明耶君嘗學於郡庠升於

太學凡修政理民之方必素講之而明不足言矣將告之以剛耶淮俗勁武以氣自豪君固淮産也而剛不足為君言矣然則予將何言亦惟告之以為民父母之道耳夫令者民之父母也百姓者其子也丞與簿者其家相也府史胥徒者其僕走也簿書獄訟錢穀徭戍與凡所當為者其家政也古之稱良有司者不曰愛民如子則曰治官事如家事耳今之為民父母者則不然小者為蚊蚋以嚼赤子之膚大者為猰貐以血赤子之顱其

有愈於是者則恣其丞簿之吞噬猾胥悍隸之侵漁而不之恤為之民者悲歎飲泣蒿然喪其樂生之心於是乎强者赴愬於上官弱者轉而之他境蓋無怪其然也譬之父母於子然絶其食褫其衣鞭之笞之困之苦之或縱其家相僕走以侵暴之使為子者皆伯奇申生則已非伯奇申生寧免於怨且誹耶不知自反而誘曰民難治嗚呼是果民之難治耶抑為令者失為民父母之道耶樂安為縣介乎華蓋玉笥之間其地山高而水清

其民氣剛而材武治得其道則易化以馴茍失其道則亦易怨以誹然數年以來所謂能父母斯民者未之聞也其民喁喁然以望良有司之撫字者久矣侯君寛平而不忮簡易而不苛而又濟之以剛明之材所謂愛民如子治官事如家事者將在乎此詩不云乎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侯君念之哉予將為樂安之士民慶

送濮君彦璧典教歙川序

聖天子肇服寶命之初念教官多缺學政不修絃頌之

聲聞然乃詔天下貢士願就校職者聽而命所司嚴試之於時士之就試者凡三百餘人拔其尤者得三之二焉而桐江濮君彦璧褎然出羣士之右名上銓曹遂擢新安之歙縣教諭蓋彦璧名家子好修篤學自經史子集以至百家九流之說莫不含其芳而漱其潤其見於文詞若春葩翹英而生色爛如也若晴雲出岫而姿態靄如也同舍生咸推其先登從其游者往往掇科躋仕而彦璧顧不偶人皆為彦璧惜而彦璧恬然進修益力

及是充貢於京遂有典教之擢人皆為彥辟喜而彥辟

亦澹如也進士俞君益之嘗游彥璧之門於其行也徵

言以贈之予謂彥辟不以未得而戚不以所得而喜可

謂賢已以賢者而典一邑之教其於振師道成善類蓋

無難者奚俟予之言哉雖然竊有告焉夫新安子朱子

之父母邦也子朱子之所以學與其所以教者粹然一

於孔孟之矩矱是所謂百世之師也為師者不以子朱

子之教為教不可謂之善教為弟子者不以子朱子之

學為學不可謂之善學彥壁行矣登紫陽之山尋風泉雲壑之址慨然興高山仰止之思所以教且學者斷斷乎子朱子之渠矱是守則其造詣益深而由其門而出者將有道德明秀如勿齋之程古逸之汪者斯無負聖天子選賢興教之意矣不然朝焉升堂語其徒曰姑程試而已耳夕焉倚席語其徒曰姑記問而已耳以是而居大賢之鄉能無愧耶彥壁勉之異時聞有振鐸黃山婺水之間克紹子朱子之遺響者非他人必彥壁也夫

送鄭先生典教六安序

莆陽鄭先生學優行卓而善於教誘者也嘗典教於易易之士受其啟迪者皆彬彬文行可觀登科而躋仕者踵相接於朝未幾以喪去職服闋調廬之六安易之士咸以先生不得久其職為恨而六之士又以得先生為喜秋官楊君以敬易人也屬予言以贈其言于惟學校之官非內外百執事比其責任之隆且重蓋與宰相等夫宰相所以用賢教官所以育賢故度德量材而授之

位者宰相之責也明道講業以淑諸人者教官之責也宰相之所用出於教官之所育是其責任又重於宰相也古之論相必曰惟其人然則任教官者其可非其人乎非學之優不足以應人之求也非行之卓不足以為人之範也學優而行卓夫然故能淑後進而成其材器以授諸宰相而用之異時其所教育者為卿為公為牧守為百執事用康我國家保我黎民推其所自則教官之功豈淺淺哉然而今之為教官者果皆其人乎予不

敢知也若先生者易之士既恨於失之六之士又喜於得之則其所學所行從可知矣所謂其人非先生而誰哉昔文中子講道河汾而房玄齡魏徵之徒出焉胡安定教授蘇湖而孫覺范純仁之徒出焉貞觀之丕績元祐之太平君子不曰房魏孫范之功而以為文中子胡安定之功也先生往哉他日講下諸生將有如房如魏如孫如范之徒出而發用於明時則先生之休聞亦將與文中子胡安定同垂於不朽此以敬與易之人士所

望也敢以是爲先生贈

送閩令謝廷輝赴任序

閩大縣也省府莅焉其官政之叢脞其民訟之糾紛視他縣十倍故爲令者恒病其難理而銓曹選令亦嚴於他縣非學足以明經材足以任劇者不茍授也天順甲申冬閩令適缺銓曹以鄉貢進士謝君廷輝補之廷輝本吳興人而生長京縣嘗從建寧太守劉公仗德學春秋凡典禮之經命討之法與夫致治興化之本臨政乂

民之方莫不究心焉發諸文章瑩如文錯而藉以五采繅也遂以是經領京闈鄉薦尋以議論不合於春官乃抱是經登太學益潛心於聖人經世之典久之遂有聞令之擢爲秋官主事李君廷美世家於閩爲徵贈言予惟國家用人尤重明經之士者爲其能推所學以達於政也苟玩空言而亡實用尚安事明經爲哉廷輝薦於鄉游於太學固能明春秋矣今而出宰百里民社寄焉盍思所以用春秋乎蓋春秋聖人經世之典也吾夫子

有經世之志迄不得施乃假魯史以寓王法凡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見於書法間其意欲使後之人舉而行之以紹三五之盛治云耳自漢以來講而明之者蓋多有之推而行之者僅一二見焉董仲舒用之治江都蕭望之用之為馮翊雋不疑用之決疑獄彼所用者春秋之土苴也然猶有聲當時揚休後世如此況盡舉而大行焉者其成效當何如哉夫吏明法者也其為政也輒用其法儒明經者也及為政也弗用其經顧取吏

之緒餘以希世而苟禄此吾所以見訾於俗吏也廷輝之行其尚毋急於近功毋安於小成毋動於流俗之言凡所以保民致理斷斷乎春秋是用使聖人經世之典復見於治則政之叢脞者日以清訟之紛糾者日以簡又何難理之病哉異時治成化洽秉彤管者論廷輝循良之政必曰是善用春秋者也豈不美哉若不然憂黍稷之不熟而幸莠稗之有秋捨其所學弊弊焉簿書期會之間以峙聲威免譏誚而已亦何取於明經之士耶

閫距建寧不數舍而近廷輝苟以予言為疑盍質諸所從授春秋者

送方伯沈公赴廣西序

予與錢塘沈公克勤相知舊矣始予舉進士公已為夏官郎中賢聲赫奕鬨於搢紳間當是時士大夫所推以為端重老成練達治體者公居其一焉予意公旰夕且大用未幾公遘憂患淪滯者殆十年今天子嗣位首還公舊職尋陞河南布政司參政駸駸嚮用矣一時巧於

進取而受知當道者或未一考而遷或未閲歳而遷甚者一歳中屢遷而公恬然居汲藩踰六載未嘗一毫妄意於義命之外惟夙夜祗慎以修其職業而已成化丁酉秋七月廣西缺布政使詔以公往践其任公既拜命將行凡與公好者竊相語曰方今岳牧之才且良如公者葢無幾登之臺閣可也使之宣撫一方可也顧乃任甸宣之寄於炎煙瘴雨荒遠之陬豈公短於求知而寡相不足以知公耶予解之曰公之不妄求知則有之矣

至於宰相以甄拔人物為職豈誠不知公耶顧欲屈公以撫遐裔之疲民耳廣右比年以來峒蠻谿獠竊弄干戈戰骴横於野草玄烏巢於林木禾黍之場鞠為榛莽之區八桂之間蕭然者十有餘歲矣鳴騶擁蓋往泣其地者不知其幾奏大藤之捷上平蠻之頌赫然耳目之覩者蓋有之矣而蠻獠益横吾民之病滋甚聖天子賢宰相惻然傷之思得老成人以綏靖之故以屬公焉是蓋為吾民計而不暇為公計也孰謂秉鈞者不知公耶

公行矣登桂山之巔泛灕江之流低徊瞻眺追想九齡之所以安嶺嶠南軒之所以撫荒殘而思婉美焉異時氛祲既豁烽燧不驚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畮椎髻卉裳者稽首以服皇化而昔之疲瘵者謳歌至治於素馨刺桐之間吾知廟堂之上益信老成練達者果可用也臺閣之選舍公而誰哉遂書以為公贈

送徐君志仁典教遵化序

天順八年秋九月樂平司訓三山徐君志仁以教有成

績遷蓟之遵化教諭將之任監察御史陳君文耀地官主事林君允吉合凡閩之士大夫在都下者出餞於蓟門祖席載陳驪駒將闋文耀舉觴屬君曰師儒之職非郡邑有司比也其責任之重蓋與宰相等惟宰相得以用天下之材惟師儒得以育天下之材宰相之所用出於師儒之所育是其責任尤重也然宰相失職受責於有司師儒失職取譏於君子君盍思其重以毋貽君子之譏乎允吉亦舉觴屬君曰君知師之為職乎蓋以斯

道而覺斯人者也天生人而畀之以道而不能使人必由之所以啟而迪之者師之責也今之號為師者語其學則曰詞學博贍而已耳語其教則曰授之書習其句讀而已耳語其成績則曰貢舉不乏而已耳師之職如斯而已耶君其務明斯道以覺斯人而無負朝家建學立師之意焉閩之士大夫在席者又舉觴屬君曰吾閩自龜山楊先生聞道於程子再傳為延平李先生三傳為考亭朱夫子君生長於閩聞而知之者也今而典教

一邑尚以三先生之所學者以淑諸人俾吾道之傳昔也自洛而南今也自閩而北以匹休前哲於吾閩實有光焉於是志仁起拜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服嘉訓然願書焉俾毋忽忘焉以比弦韋之戒文耀以告而屬書之予謂諸君子之贈志仁者厚矣志仁知責任之重非他官比也又知今之為教非古之法也又知鄉之先哲所當追配而不爽也日孜孜焉不怠茲無負諸君子贈言之意矣矧遵化乃畿內名邑其俗淳而美其人秀

而文而又得賢如志仁者以為之師將見明秀之材彬彬乎其盛大者為棟梁小者為桷榱皆足以充明堂之用異時論克盡師道者必將以志仁為首稱焉乃直紀其事以復於文耀以為志仁贈云

送憲副周君赴陜右序

臨江周君守謨剛明君子也其學尤邃於易登進士第其持已理人一本於所學故其為心正大而不陂其為政簡易而不苛嘗為秋官郎明慎折獄體夫旅

之象兩佐外臺以剛決柔得夫夬之義繇是賢聲𤏡然達於當宁遂遷陜西按察使副使蓋畜極而通而協於天衢之亨矣戒行有日方伯吳公以予與君同出於江右又嘗同官於閩臺屬言為君贈予惟君自筮仕以來修身立政行其所學吉且無咎矣予將何言哉雖然古之人其事君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其交友也憂君子而危賢人則予之於君雖欲無言亦安能已於言哉夫天地之所以為造化者陰與陽而已陽之德剛以健有君

子之道焉陰之德柔以險有小人之道焉然天地間剛明之君子常少而陰柔之小人常多故聖人作易每致其扶陽抑陰之意而君子處世亦慎察其消長之幾而過為之防夬之九二曰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言能備者羣小不足憂也小過之九三曰弗過防之從或戕之言不備者衆陰必為害也夬之九三曰壯于頄有凶言君子之決小人不可過乎剛也否之六二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君子之處小人不可亂於羣也嗚呼聖人

之爲君子慮深矣陜右大藩也庶官之中豈無色承而欲剥我者乎貴貴之泯抑豈無所謂羸豕童牛者乎君行矣夙夜祇懼而深爲之備從容有漸而不過於剛安守其正而勿孚於剥則身亨而道泰矣悔吝何自而至哉迹君平生所行蓋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也奚俟予之言而予猶以是瀆之者憂君子而危賢人也予以剛柔爽宜而罹悔吝者屢矣今年逾知命將學易以求寡過而資君麗澤之益焉君又遽去安能不悵然於懷耶

故書以贈君且以自警云

送潘貳尹之海陽序

潮大郡也海陽潮屬邑也自韓文公陳文惠公相繼為潮守其民被仁賢之化皆崇禮讓悅詩書至今號稱易治間者嶺南牧守失於撫綏㓨徭為變延及於潮一二無賴子弟聚羣不逞弄兵於潢池剽攻刼殺官軍逐之輒保險自固防守稍怠復出為潮民患由是嶺海之間騷然聖天子憫之爰命銓曹凡兩廣牧守下至郡邑之

佐皆慎簡其人以任之於是章貢潘君彥才以太學生擢海陽丞彥才倜儻有為者也將行告別於予且以潮民未易化服為憂予曰此非子之所宜憂所可憂者撫綏未盡其道耳古之人化强暴為恬柔載於史者多矣子不暇遠引姑即潮之事明之夫冥頑不靈為民物害有甚於鱷魚者乎昔者鱷嘗為潮民害矣韓文公為刺史投羊豕以食之修文辭以諭之而鱷南徙於海文公殁未百年而鱷復還陳文惠公為守遣吏捕以至聲其

罪而誅之自是潮之民無鱷患夫文公諭以文辭者感之以德也文惠公捕而戮之者齊之以刑也今之恃險弄兵者亦人耳其冥頑難化寧甚於鱷耶彦才之往綏之以德懷之以恩長養以兒子如文公之諭鱷可也倘其迷不知悔則遣一旅之卒探其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如文惠公之誅鱷可也德刑並舉安往而不可矧潮民素號易治者耶吾見昔之帶牛佩犢者轉而緣南畝而剽攻刼奪之風化而為禮讓矣彦才勉乎哉子之聲名

將由此而大而班資亦由此而崇豈止一縣佐而已哉適鄉人有求予文為彥才贈因次第與彥才語者以送之

送都憲劉公致仕詩序

成化戊戌秋八月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永新劉公以議事至京上疏乞解政聖天子以荆襄鄂岳諸郡荐罹水旱方藉公綏輯優詔不允復歸之鎮至鎮又上疏求歸不許明年冬又懇請謝事上迺許之公既得

請即解印南歸縉紳大夫莫不高公而又不忍其去也
相率賦詩以為公贈屬喬新序之蓋以喬新與公同鄉
且嘗佐公於閩臺知公最深故也竊惟君子之仕也非
慕禄也行其學也而其休也非使己也全其義也公少
以明經登進士第擢南臺監察御史遷湖廣按察司僉
事貴州副使福建按察使布政使遂陞都憲其在憲臺
也糾衰詰慝有謇諤之聲其為方伯也敷政裕民得旬
宣之體其為都憲也悉仁殫慮以宣聖澤而浙之東西

湖之南北莫不愛慕而詠歌之幼之所學可謂能行之矣今其歸也寵利不入其心憂患不干其慮優游泉石之間或登山而眺覽雲烟之變態或臨流而漁玩魚鳥之浮沉審明指之幾超然埃𡏖之表能潔其身如此可不謂義乎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公有之矣然予有感焉數十年來士習日卑鑽穴抵巇以至都高位享厚祿無復廉耻之色者蓋多矣勇退於急流之中者吾得四人焉巡撫四川都憲天台夏公巡撫福建都憲貴溪

高公廵撫甘肅都憲南昌王公曁公四人而已四君子者其一出於浙江其三出於江右足以表厲薄俗矣彼蠶叢𪾔繹之域號稱多士亦有節槩凛然若四君子者耶嗟夫鳴璫服𪗋者聞四君子之風可以自省矣

椒邱文集卷十